

目

录

- 1、筠连县旧政权崩溃侧记.....代长才（1）
- 2、旧筠连见闻杂录.....苏治平（6）
- 3、沐爱解放前夕及解放初土匪叛乱概况.....李孝治（10）
- 4、石达开轶事拾零.....钟伯卿（13）
- 5、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宪兵情况.....母直银（20）

筠连县旧政权崩溃侧记

代 长 才

一九四九年冬，笔者曾在筠连县旧政府中作过三个多月的军法室书记员，目睹筠连旧政权崩溃情形，现就记忆所及，概录于后，供文史学者参考。

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政权，县长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，总揽全县的民、财、教、建大权，并兼任军法官，处理重大刑事案件。旧政府设秘书室、办理日常行政事务。设有民政、财政、教育、建设四科，分别办理有关事项。警察局下有一个警察中队和一个自卫常备中队，名为维持地方治安，实为镇压人民的工具。还有一个看守所，看管监狱。这些都对县长负责，一切以县长命令行之。司法处是独立的，处理民事诉讼案件。筠连县旧政府的末任县长是杨增高。

在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的节节胜利声中，国民党旧政权岌岌可危，朝不保夕。十一月中旬，旧县长杨增高命自卫中队姚分队长，将家小和细软财物，护送回安岳县老家。几天后，召集了一个“应变会议”，参加会议的都是跟随他一起上任的科秘人员。（没有本地人员参加。）他在会上说：“现在形势很紧张，奉专区彭专员（焕章）电令，我要去宜宾开会，能否返任，尚难逆料。走后职务，由秘书黄基昌代行。为应付时局变迁，按级别发给一点经费，作为回家路资，以酬劳大家跟随我一场。秘书、科长，每人发三饼棉纱，科员级每人发两饼棉纱。（当时法币贬值，市面流通全用棉纱。）在事务室领取。

次日就由自卫中队长苏鑫护送杨增高离县赴宜了。

杨增高走后，旧县政府就没有正常上班了。只是应付一下来往公文。各科科长集中在原县长办公室批阅文件，科员以下，任其自流。一些人经常到电话室去打听消息，（当时看报纸很困难，要四五天才来一次，况且还是国民党许可的一些消息。）人们只好道听途说，议论纷纭。

十二月十八日，占天浩带领“雪山支队”一个中队的游击队，由李子塆进城驻天圣宫（今蚕丝公司），于十二月二十日成立筠连县解放委员会。由占天浩任政委，曹文勋任主任委员，占冰一、陈道炎任副主任委员，宣布筠连和平解放。

解放委员会委任黄惠昌代理县长。将警察局改为公安局，由肖树培任局长，取代原警察局长李世林，将原警察中队改为公安第一中队，由胡子健任中队长，取代原警察中队长陈敦翰。将原自卫中队改为公安第二中队，由曹彦夫任中队长，取代原中队长苏鑫。并将两个公安中队，分驻于菜花山、玉峰亭、卡子、南炮台等隘口，以示警戒。

解放委员会的委员们，经常在县政府进进出出，或与黄惠昌个别交谈，或集体开会，显得很忙乱。旧县府的各科室，就很松散，也没有多少事可做。

到十二月下旬，听说交警总队长田动云要率部来筠，（田是筠连人）解放委员会连夜开会，商量对策。几次讨论，结果同意田动云回县探亲，但部队不能进城。派陈道炎、廖一民带领几个游击队员前往高县与田谈判，在罗润坎与田部相遇。陈、廖说明来意，遭到田动云拒绝，部队直往筠连进发。至横店子时，陈、廖提出最后警告，田始同意谈判，最后达成三条书

面协议：①、同意田动云以个人身份回县探亲，警卫人员不超过四人。②、部队由解放委员会派人作向导，驻城外十里许。③、田在城内只活动三天，并当众表明起义态度。

十二月三十一日，田动云带领残部约一百人，至大车口，部队过河经龙洞口、西河岸、到大沙坝涉水过河，驻天堂庙以上一带。（田部除部队外，尚有大批眷属）田动云带领三名卫兵，由田亚东陪同进城驻崇仁巷田宅。（今粮食局）

一九五〇年元旦，川滇边区地方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在筠连宣告成立。由占天浩任政委、司令员洪涛（占天浩化名）加强了戒备。并由解放委员会主持，在公园里举行篮球赛。田动云参加了开幕式，并讲了话。大意是说：“我是筠连人，这次是回县看望乡亲父老的。过去我们是国军，现在解放了，我们起义是人民军队了要靠人民支持”。（表面上算是履行了协议诺言。实为哗众取宠的阴谋，后聚众叛乱，自称川滇黔反共救国军军长，于50年夏，被人民解放军所俘虏）。元月二日，田借南门外沈拜言家宴客。除他的亲戚外，解放委员会的头面人物也去赴了宴。到三号田就带领他的残部回老家小乐瓦去了。

田动云走后，就听说解放军要来了。这时，宜宾和高县都已先后解放。大多数人都盼望解放军早日到来，但有少数官绅巨贾，却忙于逃躲。旧县府的秘书、科长们，即忙收拾家私，带领老小到塘坝乡“避难”去了。他们是代理县长黄惠昌，民政科长席明远，财粮科长石化鹏，教育杨科长杨恢宇，建设科长罗树荣，以及指导员钟光金收发室主任杨绪先等。他们住在塘坝乡长韦鐸家里，观察动静。本县的职员，都已各自回家。整个旧县府，只剩下民政科员杨如山，事务员匡家和炊事员胡锡

和与笔者四个人。看守机关，人去屋空，偌大一座古老建筑，以往是车水马龙，顿时显得阴森寂静。

我们四个人并非奉命留守，而是自愿不走的。因为我们都是下级职员，对人民没有做过亏心事，无所顾忌；再则是我们都保管得有一部份档案和物资，如有差错，恐怕不好交代，更主要的是我们得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《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》的传单，上面有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签名，与旧日军政人员，坚守岗位，保护档案财产，枪支弹药，立功受奖，破坏受惩等规定，我们相信这些政策。

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，听说解放军要进驻筠连了。解放委员会准备迎接，街上贴了标语，购买了鞭炮，到义夫坊（北门外）等候。大约十点钟左右，大车口柑子园方向，出现了几个头戴钢盔、身着黄军装的军人，往城区走来，据说这就是解放军的“尖兵”，不久，白塔山下的古道上，就了解放军的队伍，顿时鞭炮齐鸣，人们夹道欢呼。队伍由土地堂进北门，直往旧县府门前坝子，沿地休息。解放军放下背包，席地而坐，秩序井然。连中午饭也是在坝子头吃的，人数约一百人左右，是一个连的建制，当夜在南华宫（今总工会）驻营。

当天下午，我们四个留守人员，正在食堂围炉烤火，来了三个解放军，其中一人披一件黄军大衣，经介绍这就是潘荣道政委，我们即忙让坐，一同围炉闲谈：潘政委问：县政府就你们四人？其他的人到哪去了？我们说：他们到乡下去躲去了。潘又问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同去？”我们说：要看守机关。随即把传单取出说：“我们相信这个”。潘政委接过传单看后连说好！好！他问了我们四个人的情况后又说：走了的人在什么地

方？我们回答说：在塘坝乡下，离县五十里。潘说：把他们找回来。我写个信，你们找人给他们送去，叫他们马上转来。随即叫文书写了一张条子，由胡锡和专程去塘坝送信。

第二天（元月十日）解放军贴出布告：宣布筠连县人民政府成立，由郭洪泰任县长，夏茂林任公安局局长，并宣布旧政府与解放委员会停止活动，听候新政府接收。国民党筠连县旧政权，从此彻底崩溃。

当天下午，逃到塘坝乡去的那批人，全部回来了。晚上，潘政委在原县长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会议，说明人民政府的政策，并叫将全部档案财产，造册移交。

笔者所管的军法室档案和赃物，是由张政（现在县供销社工作）接收的。在办完交接手续后，潘政委又个别问了各人去留的意见。除留财粮科长石化鹏和总务员匡家和民政科员杨如山继续工作外，其余的人都介绍到宜宾地区干部训练班学习。我们一行于一月十六日离开筠连，二十日在宜宾报到。笔者于三月九日由地干班分配在宜宾工作，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。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回忆笔录。

注：川滇边区地方人民解放军司令部，筠连县解放委员会和沐爱县解放委员会，三个迎解组织，简称筠连的一部两委。

旧筠连见闻杂录

苏 治 平

一、旧筠连的概况

筠连地处川南边陲，西、南与滇省盐津、彝良、威信连界，原为叙府所属南六县之一。（庆符、高县、筠连、兴县、长宁、兴文称叙属南六县。编者注）地盘褊窄，所辖仅六个半乡场。田龙镇、孔雀、巡司、双河、塘坝、海瀛、大地半个乡，有一半属高县。（其中海瀛为过路场，不赶集。大地设乡无场镇。（是南六县中最窄小之县。县城称中城镇，街道狭窄，有城门无城墙。东门在景阳山麓巧圣宫左侧。西门在河坝街。（今和平街蔬菜店前。）东西二门修建简陋，是木栅门。南门有二：一门在今和平街十字口，称南门桥。门前有一小石拱桥得名。一门在外南街尽处，门外是水口坪。石墙铁门，门上有城楼。建筑规模较东西二门雄伟，楼上悬有《瑞霭南天》的横匾。北门在今农业局宿舍门前。规模略次于南门，门外是土地堂。各街建有太平池，蓄水以防火灾。每条街草房几占三分之二。瓦房是最好之家。全城除寺庙、宗祠以外，楼房不多见。仅今税务局门前有一座一楼一底的建筑，人称洋式房子，是城内的佼佼者。今府后街，原名半边街，有半边无民房，除二三家瓦屋外，其余皆草房。民俗皆依农历，逢单日赶场。四乡赶场者，拥挤于中街、南街、兴隆街等处，人皆葛衣草履，负戴往来，极少着罗衣长服者。虽青壮年亦倚杖而行。（背背

子的打杵。)街面系石板卵石铺砌，每逢下雨，人流走动，发出卡嚓卡嚓的声响，原来是铁脚码的击石声，倒也显得热闹。其余偏街小巷，却是冷冷清清。水口坪杨家宅院，(今公安局)虽有庭园楼榭，但却不在城内。兴隆街有一二家包席馆子，也是供绅士巨商宴会之所，平民是不敢问津的。所谓“豪门一席宴，贫士半年粮”，真不虚言。沿街摊贩鳞次，叫卖一些日用什物，小食品等，伴随着乞丐叫化声，增添了筠连小镇的烦嚣气氛。

城北外有玉壶井，水清见底，潺潺流入定水。井旁怪石玲珑，高亭古木，莹台长廊，景致清幽。夏日游人至此，豁然清凉，似人间天上。井中建有方碑高丈余，上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书“曾省斋先生钓游处”八个楷字。曾省斋是筠连人，是同盟会员。作过四川省参议员，辛亥革命时当过民军都督。此碑是王天泽作筠连县长时所建。去井北约半里许，有龙潭，潭面宽亩余，绿水常满，深数十丈，潭边黄桷成荫，大可十围。深夜月明映潭中，波光粼粼，玉盘照天，故有龙潭映月之称。玉壶井、龙潭列为筠连八景之中，(筠连八景玉壶冰清、龙潭映月、景阳挺秀、横山挂榜、木朗晓晴、濠江晚照、凉洞风清、木井温泉。编者注。)距玉壶井高亭约百余步，去高县古道上，有义夫坊，相传清代，曾某中年丧妻，终身未续。为旌表其对爱情忠诚、乡人特立此坊以纪。白塔山下，定水河畔，有一巨石，酷似犀牛，翘首望天，故称犀牛望月。(此石因修公路淹没，不复存在。)

筠连地瘠民贫，何以有“小叙府”之称？盖因地处川滇要冲，往来必由之路。(当时横江一路未通云南。)川滇贸易，

以此为集散地，故有盘不完的筠连，塞不满的宜宾之说。当时交通不便，商品运输，全靠人背马驮，背帮马队，川流不息，筠连的河坝街、包箩街一带、马店、客栈林立，一派虚假的繁荣。外人号称“小叙府”，其实筠连人民是很贫苦的。

二、旧筠连的天灾人祸

辛亥革命后，军阀割据，盗匪横行，民不聊生。一九一六年，袁世凯称帝，号洪宪元年，四方不服，纷纷起兵讨伐。筠连人陈芷湘（清朝时为云南昭通府）与熊克武合兵讨袁，路过筠连，旗上书“二次讨袁军”。陈领兵至重庆附近，为袁兵截断粮道，兵无粮而自溃，四散抢劫，陈无奈在来凤驿聚众登台讲演，悲愤交集，以手枪自杀而死。后搬尸返筠时，县人苏子容曾写挽联相吊：对文是：“血洒来凤驿，魂返见龙岗”。（见龙岗是白塔前面的山岗。相传山下定水河畔，水底有一块长石，似利剑，称为斩龙剑。在修大车口电站时，已将此石炸掉。）

丁巳年（一九一七年）冬，滇军进川，在筠连城中，挨户搜索财物，百姓逃窜，多往天主堂中避难。（当时教堂为外国人所办，应受保护）人多拥挤，教堂不能容，乃闭门不纳。阿母在教堂门外，见双门紧闭，惶恐无计，转避于城隍庙（今五金公司处）后门内，乱后始回家。财物已被洗劫殆尽。滇军至高县、庆符，抢劫一如筠连。后闻滇军至黄沙坎，观音坡时，中川军埋伏，被打得溃不成军，当时可谓大快人心。

一九三五年，天大旱，数月无雨，定水断流。只龙洞口、玉壶井有水。洞口以上的居民，在河坝挖坑浸沙水。拥挤不

谏，因争水曾发生斗殴，多人受伤。时农历八月中，余取砚磨墨，砚石烫人。草木皆枯，当时斗米升珠，饥民不得食，饿死无数，埋不胜埋，乃挖坑窖尸，景阳山下，有一个号称万人坑。可想见当时惨景。

一九三七年，芦沟桥事变，日本侵华，国民党假抗日，真反共，到处抓壮丁，派捐款，官匪一体，欺压百姓，弄得鸡犬不宁，怨声载道。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，大家都希望过点太平日子。可是国民党反动派，不顾人民死活，悍然发动内战，又把老百姓陷入苦难的深渊中。当时百业萧条，物价飞涨，法币贬值。筠连的劳苦大众，早上挑脚炭换来的几十万元法币，（1947年法币票面每张一万元）到中午只能换一筒米。（四筒一升，一升四斤）到一九四七年秋，法币更不值钱了，国民党变换花招发行金元券，三百万法币换一元金元券，弄得老百姓吃了大亏。到一九四八年冬，金元券更不值钱，旧政府又发行银元券，由于货币更迭频繁，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赖，乃群起拒用纸币，市场交易，以硬银或实物论价。筠连普遍使用棉纱。每饼20把，每把十二扣，每扣十只，每升米需纱1—1.5把。一包纸烟，也要纱10—20只。由于棉纱在市面上分零使用，你来我往，弄得乌黑乱糟，也成废物了。

三、解放前夕的筠连

一九四九年，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，势如破竹。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，人心惶惶不安。筠连地处边远山区，交通不便，信息闭塞，长期受国民党统治，对共产党的政策，又不理解，更是风声鹤唳，谣言四起。少数富商豪绅，纷纷作应变准备，

一般老百姓，只好听天由命了。到十一月初，伪县长杨增高借口赴宜离县，实为逃走。县里成立解放委员会，宣布筠连和平解放。到十二月下旬，伪交警总队长田动云率领残部回县。解放委员会拒绝田部入城，几经交涉，开驻南门外天堂庙以上一带，然后拖回田的老家小乐瓦去了。

田动云回老家后，招兵买马，与解放军作对，筠连受威胁者甚众。田部占据巡司、沐爱、大乐等地，大肆收刮民脂民膏，鱼肉乡里。后又勾结李弥残部童登文，在沐爱成立反共救国军，委任官吏，负隅顽抗。一九五〇年上半年，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，田动云匪部被击溃，田本人被生俘，筠连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开始了新生活，走上了光明大道。

一九八四年八月回忆记录。

沐爱解放前夕及解放初期土匪叛乱概况

李 孝 治

沐爱自古皆为“高县安靖乡”是川滇边防要镇。地方虽小，情况特殊。解放前与高县分治、设沐爱设治局，后改县，辖沐爱、正州、民治、棉堡、沙坝、高石、复兴、礼义、维新、腾达、大地、武德、吉祥十三乡，首郡沐爱镇。党派斗争和地方权势斗争更为突出，尔虞我诈，各显神通。国民党又有“左派”、“右派”之分，即“新党”与“老党”。均以沐爱镇为活动中心，各自为营、互相争夺。沐爱人民长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
1949年，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，淮海战役后解放军很快渡江，紧接着又进军西南，摧枯拉朽，势如破竹。沐爱县长钟家荣奉电开会离开沐爱，秘书李达周代理县长职务。地方权势连夜开会议事，妄图以李代县长作为“替罪羊”浑水摸鱼、掩盖罪责。李胆小怕事，星夜潜逃。沐爱镇镇长黄及夫奉命“挡驾”，追至筠连。在梁发源开设的“源记宾馆”将李挡回沐爱。

据后来有关的人透露，当时全县贪污公款公粮的许多人，仅乐义何中西一人就是三千多石。他们通过李达周化整为零，分摊给潘雨村、胡翰才等十余人头上，希图蒙混过关——解放关。

不久，宜宾解放，李达周又逃。地方实力派“以变应变”，成立沐爱县解放委员会，由何著勋任主任，罗玉聪、何心一任副主任，聂晦明任秘书。与此同时，沐爱“青年勵志社”一批知识青年也马上自发组织“沐爱镇解放委员会”，并推平锡林去宜宾与军管会主任陈林接头。这时高县已解放，平回高县后又与县委孙义、县长贾昌接触，随即由副县长王子英率队来沐爱接收。

到沐爱后的第三天，王副县长在“县府”召开群众大会，宣讲政策，动员反动分子悔罪自新。并宣布三大措施：（一）撤销沐爱县、改县为区，由李廷任沐爱区区长。（二）解散沐爱县解放委员会。（三）接管沐爱政伪机关档案财产。

50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，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，撤离沐爱，仅留部份工作同志继续开展各项工作。这时，潜逃在高石乡老乡长李怀州家的聂晦明、何中西指使郭元宗、万作辉等在各

乡搜集隐藏下来的枪支子弹，声称奉“田军长”（田动云）委任，组织“独立大队”，郭元宗、万作辉分别出任正副大队长，从农历正月二十五日，惨酷杀害进步青年李明宣，刘振邦，杨伯敬开始，发动全面武装叛乱，一时乌烟瘴气遍及沐爱十三个乡。接着，蒋军残部黄次衡、童登文、欧阳大光、田动云、马丹如，江艮州等先后窜来沐爱，成立反共救国军司令部，由田动云任司令，并委派聂晦明为沐爱县长，盘踞沐爱，妄图东山再起。

同年六月初六日，平乱开始。我随八四团由高县到筠连，初七日全团开往巡司。休整两天后，初九夜向沐爱发起进攻，配合八二、八三团向土匪三面包围。当晚明月悬空，星斗满天。在攻破土匪杨坳“防线”后经占东村直取桐罐顶，居高临下，猛攻沐爱鼎足之盛的“三皇庙”碉堡。战斗开始，顿时大雨倾盆，烟雾弥空。匪军孤立无援，诈降突围，夺荒而逃。解放军一面跟踪追击，一面派一个班破三皇庙碉堡，以控制全局。在冲杀中，解放军十一名战士被残匪自动步枪阻击，英勇牺牲。剩下一人，后来得知此人名叫金东如，成都人，但近况不详。大战接近结束，残匪各自狼奔鼠窜，向落木柔方向逃窜，希图逃去云南边境。刚过正州，河水暴涨，无法过河，后面解放军穷追猛打，匪军官兵纷纷扑河逃命，溺死者甚多，沿途缴获战利品无数。

整整半年多的土匪盘踞，沐爱人民吃尽了苦头。叛乱平息后，人们兴高采烈、欢欣鼓舞，在人民政府领导下，在解放军的帮助下，重建自己的家园，并积极协助政府开展各项革命运动。沐爱，又有了新的起步。

石达开轶事拾零

钟伯卿

引子

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多年的今天，文史学家正在搜集和研讨石达开事绩。石由湘黔边境入川，经高县，筠连至平等（今筠连腾达乡）祖父钟品三曾被征入伍，后由大渡河逃回，目击当时石军被围情形。我幼年听祖父讲过不少石的轶事，后来又看过一些石的史料，故执笔写出，因时隔多年，难免有错落，仅供文史研究者参考，予以斧正。并借此以引起广泛的探讨。

石达开在太平军中，是一个富有军事、政治和文学才能的将领，在他的一生和始终反清的思想中，可以看出是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。他的事绩，值得继续研讨，给以正确的评价。

石达开轶事

一八四〇年，鸦片战争后，英、法、美等帝国主义国家，继续侵略中国。清廷为了支付巨额赔款，增设各种捐税，加紧压榨人民，弄得民不聊生。此时全国各地先后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。石达开身历其境，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。同情农民起义。他素怀大志，急欲救民于水火。石达开是广西桂县

人，幼读儒书，中举人后，赋闲无事，到处游学，曾在浙江杭州城内一间理发店内闲谈，店主请他撰写一付对联，他欣然执笔书就：文曰：“磨厉以须，问天下头颅有几？及锋而试，看老夫手段如何？”横额是“快来授首”。理发店的对联是不容易撰写的，而他一挥而就，口气宏大，可见抱负非凡。

咸丰元年，（即一八五一年）石达开在广西金田村同洪秀全起义，对抗清廷，建号太平天国，起义军称太平军，洪秀全称天王，石达开被封为翼王，杨秀清为东王，肖朝贵为西王，冯云山为南王，韦昌辉为北王，西王以下各王，均受东王节制。

太平军由金田村出发，占领全州，冯云山在全州战役，中炮牺牲。进入湖南时，太平军已有十余万人，声势浩大。肖朝贵率领千余人，攻击长沙。匹马当先，指挥作战，亦中炮受伤英勇牺牲，只余杨秀清、韦昌辉、石达开三王，率领全军进攻湖北，占领武昌、汉阳。这时，太平军已发展到五、六十万人，战船万余艘，分水陆两军沿长江东下，向南京东进，军威所至，清军即溃。太平军占领南京后，即改南京为天京，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。

太平天国定都不久，清军为了围困天京，孤立太平军，即在天京城东孝陵卫扎营，建立江南大营，在扬州城外，建立江北大营。清帝咸丰，又起用湖南团练使曾国藩率领湘军讨伐太平军。

天王洪秀全派林凤祥、李开方率兵二万余北伐，进攻清廷。经安徽、河南、山西直抵直隶（今河北）进逼天津。清廷惊恐万状，北京城内紧急戒严。咸丰帝即调精锐部队截击太平

军。林、李二将，虽奋勇激战，取得了重大胜利，终因孤军深入，粮食和武器供应不济，缺乏后援，仍告失败。

太平军转而西征，沿长江西上，进攻九江，占领汉阳、汉口，逼近武昌。不久，仍被湘军夺回。

石达开由安庆到九江，指挥军事，与曾国藩的湘军对峙。太平军引湘军船只进入鄱阳湖，即封锁湖口，湘军被截成内湖与外江两段，首尾不能相顾。石达开率小艇袭击外江敌人，烧毁大批战船，湘军狼狈逃窜。湘军统帅曾国藩几溺死江中，幸得从人救起，始得逃命。石达开军威大振，此次，“曾、石九江战役”，表现了石达开的军事才能。

太平军乘胜西进，重新占领汉口、汉阳、武昌。石又从武昌率兵进攻江西，占领五十余州县，八个府城，控制了江西全省。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，也先后被太平军攻破，这是太平天国军事上最盛时期。

在这节节胜利中，太平军没有继续西进，反而在天京大兴土木，制订仪礼、官制，严格等级制度，脱离了群众，冲淡了进取心。

东王杨秀清权势极大，居功自傲，欲迫洪秀全封他为“万岁”。洪疑杨另有阴谋，密诏韦昌辉进京商议对策。韦对杨专权跋扈，早已怀恨在心。韦昌辉奉命后，由江西带兵数千人，进入天京，扬言奉诏讨杨，趁杨不备，冲进东王府，杀死杨秀清和全家大小，又残杀杨的所部二万余人。石达开闻讯由湖北赶回天京，责备韦昌辉杀人过多，制造内乱。韦昌辉自恃讨杨有功，大权在握，不听忠告，并对石达开异常愤恨，急欲除之。石闻讯后，即逃往安庆，韦又杀死石达开全家，京中一片

混乱。洪秀全见韦昌辉一意孤行，手段残暴，甚为愤恨疑惧。韦昌辉又乘机围攻天王府，欲加害洪秀全，激起太平军将士的不满，奋力保拥天王。

石达开由安庆率部率军驰赴南京，平定了韦昌辉之乱，迅速地扭转了局势。合朝文武都推举石达开主持朝政。洪秀全虽任命石达开“提理政务”，但心存疑虑，乃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，次兄洪仁达为福王，参预政事，以牵制石达开。石在处理政事中，安福二王每常从中阻碍，甚为掣肘，已预感危机四伏，乃负气出走，另图事业。石达开回到安庆后，率领太平军五、六万人，转战于江西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之间，走上与太平天国分裂的道路。

洪秀全失去了石达开的辅佐，虽提拔李秀成、陈玉成等青年将领，统率太平军与曾国藩的湘军作战，曾取得了局部胜利，终因势孤力弱，难挽颓势。

石达开领所部太平军与清军曾国藩相周旋，辗转各省，经历数年。曾致书于石，意在召降，书中有“君过翼北，而群马皆空”之句，对石十分赞赏。石赋诗拒绝。曾读石诗后叹曰：“石达开真儒将也！”不复为难，达开遂得西征。特摘录石达开复曾国藩诗二首于后，以供佐证。

（一）

曾摘芹香入泮宫，
更采桂蕊趁秋风。
少年落拓云中鹤，
陈迹飘零雪里鸿。
身价敢云空翼北，